

(上接8月9日B01版)

四、先战柳子镇,再解寿州急

平定刘稹叛乱20多年后,徐观和李臯作为河阳老将,参加了河阳军平定庞勋之乱。唐咸通九年,已在桂州戍守6年的徐州戍卒被所在藩镇军将要求再留戍一年。忍无可忍的戍卒发动兵变杀驻军都将王仲甫,并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,擅自北还,所过剽掠,归附日众,并于10月攻陷重镇徐州,兵力已有数万之众。

庞勋乱军攻占徐州后,唐廷大为震动。下诏发诸道兵7万多人分三路进行讨伐,而且还征召了少数民族沙陀、土谷浑等部落的骑兵参战。

唐咸通九年十二月,庞勋的军队攻占了泗州(今安徽泗县)淮口镇,使唐廷“漕驿路绝”,接着攻占了寿州(今安徽寿县),彻底断绝了唐王朝江淮财赋北运关中的路线,唐王朝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。围剿之初,各路官军屡败于庞勋起义军,南路戴可师部全军覆灭,康承训所率西路军也屡受挫。61岁的李臯率领2000人为先锋都将,归康承训节制,先后参加了收复被庞勋起义军占据的宋州(今河南省商丘市)、宿州(今安徽省宿州市)、谷熟(今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谷熟镇)、柳子镇(今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西北部)等的作战,冲锋陷阵,战功卓著,以战功授侍御史(从六品下)。

柳子镇之役尤为惨烈。柳子镇因隋代通济渠开通而兴起,其地西接睢阳,东近宿州,北通徐州,南控亳州,既是交通枢纽,又是繁华的运河沿岸商埠,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唐咸通九年,庞勋部将姚周占据该地。次年三月,唐军康承训部会同沙陀军败庞勋部于鹿塘寨之后,进逼柳子,夹汴为垒,将柳子镇团团包围,与姚周部一个月内交战数十次。适有大风,唐军四面纵火,庞军弃寨而逃,在沙陀骑兵的追击下,姚周被随从所杀。庞勋率军5万人企图收复柳子镇,由于降将李湘的告密,遇唐军伏击大败,庞勋只身脱逃。柳子之战,使庞勋起义军遭受重创,并成为庞勋起义失败的关键性之战。

上阵父子兵。李臯率军参加平定庞勋之乱,其次子李寓随侍左右。每次冲锋陷阵,李寓都冲锋在前,掩护其父作战,左冲右突,最后克敌制胜,可谓“忠孝尽命,臣子两全”。

唐咸通十年,崔彦昭出任孟州刺史、河阳怀节度使,任67岁的老将徐观为统兵都将,率领河阳军5000人奔赴徐州前线。同年六月,“贼将郑谡急攻寿州”。寿州为运河咽喉,面对3万名义军的围困,陷落在朝夕之间。在这危急时刻,徐观率领两个儿子徐陟、徐承阮及所部5000人,不分昼夜急行军,参与寿州解围之战,“既达贼境,会计诸军,连锋一扫如大山崩,次第收复城寨非一”。平定庞勋之乱后,接替康承训任行营都招讨使的马举为徐观向朝廷请功,徐观升任御史大夫(正三品),并受到皇帝嘉奖。

五、单骑降朱实,王郢失大将

平定庞勋之乱后,河阳军大将徐观、李臯相继而卒,属于他们的辉煌落下帷幕,可是作为藩镇军将家族,他们的子嗣仍然奔赴在平叛作战的路上。

徐观的子嗣中有多人在河阳军中为将,但皆为中下层将领,事迹不彰。除了前文述及,徐观之子徐陟、徐承阮均随其参加了平定庞勋的作战。徐观卒时,徐陟为水军军虞候,徐承阮为山河军军虞候,徐齐任衙内右步军军虞候,徐防为衙前虞候(早卒)。还有一子徐陞不在河阳军中,奉诏赴桂州戍边。

李臯的两个儿子李定、李寓作为将门之后,皆自幼随父从军。唐乾符二年爆发王郢之乱。王郢本是浙东镇下的一员卑微小将,因对犒赏和上级克扣不满起兵造反,攻占府库,夺取武器,很快聚集有上万之众,先是攻陷了浙西苏州、常州,后泛江南下,洗劫了浙东以及福建管内,然后北上再犯温州。朝廷多次下诏招降,反被玩弄,遂调遣兵力进行围剿。新任镇海节度使裴璩秘密招降了叛军大将朱实,并授以金吾将军。最后甬桥镇遏使刘巨容射杀了王郢,历时两年的王郢叛乱遂平。

李臯墓志记载了招降叛军的经过。王郢叛乱后期,朝廷诏令裴璩出任镇海节度使,治所在润州(今江苏镇江),参与平叛。此前裴璩了解到河阳军将李定为人机敏,智勇双全,可堪大用。因此,在赴任之时,裴璩奏请李定为将,为己所用。李定遂离开河阳南下,奔赴金陵(今南京),并被补授节度押衙之职。裴璩到任后,整饬兵备,不与王郢交战,暗自派人招降王郢手下大将朱实。而承担这一秘密且重要职责的就是李定。被任命为温、台、明等州招谕使的李定,单骑深入叛军大营,镇定自若,言辞敏捷,宣达王命,晓以大义,明以利害,最终成功劝降朱实,遣散其麾下叛军六七千人,获得大量器械、舟船和粟帛。朝廷诏授朱实为金吾将军,之后叛军余部四散,王郢被杀,叛乱平息。李定因功绩卓著,授侍御史,不久升授御史中丞。李定招降朱实,丰富了历史的细节,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智勇双全的河阳军将形象。

六、驻防虎牢关,保东都无恙

黄巢、王仙芝起义期间,河阳军是拱卫东都洛阳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。唐乾符二年年初,王仙芝率众在濮州濮阳揭竿而起,自称“天补平均大将军,兼海内诸豪都统”,号称“草军”。同年,曹州人黄巢率众加入起义队伍,一时间应征者云集,起义军队发展到数万人。在官军围剿之下,自唐乾符三年七月起,起义军开始大范围流动作战,自山东西进河南,连克许州的阳翟(今河南禹县)、汝州的郟县(今河南郟县)等多个县城,进逼东

都洛阳。唐乾符三年九月,义军攻破汝州重镇,洛阳震动。

据李臯墓志记载,为防卫东都,时河阳节度使郑延休任李寓为武牢镇使,驻防武牢关(即虎牢关,在今河南荥阳西北),日夜巡逻,严防义军袭击。面对重兵防御和围剿,王仙芝率义军跳出官军云集的河南,南下作战,洛阳转危为安。

唐乾符五年三月,黄巢率义军由曹州、濮州出发,经滑州,掠宋、汴,挺进许、汝地区,再次摆出威胁东都洛阳的态势。唐廷以为黄巢要攻打洛阳,任命张自勉为东南行营招讨使,从东南进攻义军;加派禁军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为东都应援防遏使,调发河阳、宣武、昭义三镇兵马,守卫洛阳。以义成军3000人分别驻守武牢、河阴、伊阙等重要关隘。不过此次仍然是虚惊一场,黄巢率义军在官军尚未部署到位之时,再次南下淮南。

七、北上忻代,夜袭沙陀

沙陀军是崛起于代北的军事集团,在唐末五代的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。沙陀军在守卫边疆和平定叛乱中受到唐王朝的倚重,逐渐积累了强大的军事实力。唐朝末年,自恃兵强马壮的沙陀军逐渐尾大不掉。唐乾符五年年初,沙陀军以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削减军费为由,发动兵乱,诛杀了段文楚,意图割据大同、振武两镇拥兵自立,是为“斗鸡台事件”。沙陀军叛乱后,拒不接受朝廷安抚。有安史之乱的惨痛教训在前,即便面临黄巢之乱的危局,唐廷还是决定出兵招讨沙陀。

唐乾符五年六月,“沙陀焚唐林、崞县,入忻州境”,危及河东。唐乾符五年七月,唐廷诏“发义成、忠武、昭义、河阳兵会于晋阳,以御沙陀”。这年冬天,吐谷浑首领赫连铎趁李国昌讨伐党项,攻陷了沙陀占据的振武,接着又收复了云州城,沙陀军退守朔州神武川之新城。唐广明元年七月,李国昌、李克用父子兵败药儿岭,逃亡鞑靼部落,唐军取得了对沙陀军平叛作战的胜利。

李臯墓志记载,其子李寓作为河阳军将领参与了对沙陀的平叛作战。沙陀叛乱之时,曾经的神策军高级将领罗元杲任河阳节度使,忠实执行中央诏令,出兵讨伐。作为统兵元帅的罗元杲,任命李寓为先锋都亚将,率河阳全军北上晋阳参与平叛。其间,河阳军会同其他官军在忻州、代州与沙陀军周旋作战,先后驻守险要之地玄岗栅、长城要隘土隘寨,趁夜色奔袭45公里,收复沙陀军的老巢重镇新泽城。战后,李寓因功升副兵马使,授侍御史。

参与平定沙陀是河阳军平叛之旅的最后荣耀。此后,随着黄巢的覆灭,中原地带陷入持续动乱,秦宗权“侵噬”邻镇在前,朱温逐灭群雄于后,朱温与李克用为争夺河阳更是倾注了全力。随着河阳诸镇相继臣服于朱温,河阳军作为维护唐朝稳定的藩镇力量不复存在,历时200多年的唐王朝也即将走向灭亡。(完)

唐朝后期

平叛之旅
河阳军的

□李立明

“唐朝前期,藩镇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应对边疆游牧民族的军事挑战。安史之乱爆发后,出于平叛的需要,藩镇的设置由边疆扩展到内地。藩镇权力的扩大,打破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平衡。藩镇割据,尾大不掉,中央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,成为王朝顽疾,最终导致了唐朝的覆灭。

唐代河阳军,领怀、孟二州,“太行峙其西北,黄流绕其东南,形胜所据,为古用武地”“北连上党,南接武牢”“南蕃凤阙,北控羊肠”,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。河阳与孟津之间的黄河上建有浮桥,连接河阳三城,为河北之地与东都洛阳之间重要的交通线。安史之乱时,唐军和叛军在此展开激烈争夺,每当唐军处于不利之时,可以“斫断河阳桥,于东京为固守之备”,因此,河阳被唐王朝视为军事重镇。